

特别策划之民族文化保护者



人物简介

录羌族民俗文化的书籍《牛尾羌》。
尤德林,作家。历经十年时间搜集出版了记

本版撰文 张春燕

尤德林:留住唱给大山的歌谣

如果有一天,一个民族的人不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,也不再了解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传说,对于故乡的一座山头,一棵老树都丧失了记忆,甚至遗忘了唱给大山的歌谣。或者,敬畏心不再,本民族的符号渐渐隐没在主流文化中,被同化、被遗忘。

可怕吗?不仅可怕,也令人心痛。于是,尤德林想要记录点什么,他花了10年时间搜集关于羌族文化的点滴,呕心沥血写作完成了记录羌族民俗文化的《牛尾羌》。这本书有6个章节,分别为羌族历史及渊源、宗教信仰、民间故事、羌歌绵延、民俗牛尾寨记忆,翔实而全面地记录、展示了牛尾寨的民俗民情。

书的设计排版简单质朴,内容语言通俗晓畅,重在“记录”,并无词藻的刻意雕琢。然而,这样一部如“清水芙蓉”的书籍,就算在书店上架,也鲜有人注意,毕竟它看起来是那么的单薄。但是,待了解了尤德林为这本书所付出的一切以后,关于书的感受就变了,会觉得它那么厚重、那么气象万千。

尤德林老了,皱纹爬上眼角了。人老了就开始念旧,念旧了就想写点东西留下来。年轻的时候,他的父亲、奶奶,都是羌族口头文化的传承人。尤德林的父亲名叫沃布特,汉译为“拜托给神山的孩子”。尤德林的羌族名字叫“日玛祖特”,译为“拜柏树和山泉水为干爹”。牛尾寨人出生一个月后皆要拜天空、拜大地或动物(老死动物)等为干爹,被拜托的万物万象即是一个人一生一世的守护神。羌族信奉万物有灵的观念深入骨髓。

尤德林年轻时,心在寨子外面,大山外面是什么?他被这光怪陆离的都市吸引着,想要出去闯一闯。每一次回到牛尾寨老家,尤德林父亲都一遍一遍地说,本民族的东西要记下来啊,现在会唱多声部的人越来越少了,出去打工的人多了,连羌族的传统都忘记了。

多声部民歌是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原生态唱腔,歌唱时先由一个人起调,随之有人和音、补音,随着人的情绪高低,补音与和音的旋律此起彼伏,是一种酣畅淋漓的即兴之作。

一开始,尤德林并没太上心。直到有一天他回到家乡,陪父亲喝了酒,酒劲上来后父亲开始唱歌。一曲唱完,尤德林居然内心震荡不已。他被漫天弥漫着无数微粒造成的气氛所包围、所裹挟、所拂动、所滋润,被自己本民族中的悲壮与潇洒之美所感染,所投入。童年的记忆在川西北高原碧蓝的天空飘荡,随风而去,连绵徘徊,祖母的老歌在尤德林耳边萦绕。

为了实现父亲的愿望,也为了本民族的文化传承,他花300元钱买了一个录音机,那个年代的300元相当值钱。他管不了那么多,开始记录关于羌族的一切。

磁带买了一盘又一盘,重叠起来有半人之高。尤德林记录的范围也从自己家里,扩散到整个寨子里,内容从歌谣、到传说、到民俗。这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,记录靠腿、靠手、靠心。有一个叫尤兴才的老先生,70多岁了。尤德林听闻他特别会唱羌族多声部的歌谣,兴致勃勃地找到他。没想到老先生重病卧床,但一听到来意,尤兴才很高兴,“做得好啊,做得好。”他挣扎着坐起来,开始哼唱《仙人取种子》,直唱得嗓音沙哑,日上竿头。

尤德林有时会把以前录的歌、村里人讲的故事,重新找出来听。没想到,磁带放置时间太长,那“吱吱呜呜”的杂音,把尤德林的心都揉碎了。多年的记录,就这样没了,伤心、失望、懊恼,尤德林意识到,简单地依靠磁带记录不行,得写成

文字,出版成书籍,这样才会长长久久。

2010年,尤德林咬牙花几千块钱买了一部摄像机和一支录音笔。为了不让在家辛苦劳作的妻子生气,他谎称是中奖所得。现代的玩意儿让他琢磨研究了好一段时间。有了现代工具,他的记录工作更加如鱼得水。

神树林,是牛尾寨的一处山岭。羌族人对自然有原始的崇拜,他们信仰万物皆有灵,山有山神,水有水神,树有树神,神树林是牛尾寨人祭祀和举办重大事情的地方。牛尾寨传统的寨子规定,要想得到神树林的树(一般为倒掉的枯树),必须先买3斤清油7斤香到宝光寺求得“神”的应允,否则就算是枯树也不能擅自占用或购买。

尤德林最喜欢寨子里这个神圣而又最具有灵气的地方,他常常坐在一块大石头上,用钢笔写下家乡远古的记忆和民俗生活中的点滴精华。从多声部民歌到神树林;从老寨建筑到神话传说;从宗教信仰到风俗习惯。写到高兴处,他万般欣喜,写到传说里的鬼怪时,冷不丁也把自己吓一跳。

多年来,他利用业余时间收集羌族的文化点滴,得到了村里干部和乡亲们支持。山外面的专家学者也给予他鼓励,有来自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四川大学的志愿者们无私地为他整理并打印大部分文稿。四川大学的齐郁博士见他手写文稿非常辛苦,就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送给他。从此,尤德林慢慢学会打字和上网。

2009年,尤德林遭遇家庭变故,女儿病故,女婿遭遇车祸。2013年,妻子离世,独留两个外孙由他抚养。接二连三的打击和负累的压力一度令他心力交瘁,连生活都难以维持。此时,是心中仅有的信仰支撑住他,用民族之大爱挽住对世间的留恋,暖住羌族文化的余温,为后世做些流芳百世之事。

几易其稿后,尤德林的手稿初成。“面对厚厚的打印稿,我却望洋兴叹,一则家庭的变故令我一贫如洗,二则我对所做事情价值与否则没有了信心。当我将想法告诉“公益客栈”创始人倪凯志老师时,他与助手陈蕊老师热忱地为我募捐。”

2014年1月23日,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支持下,益众社区发展中心“腾讯公益-乐捐平台”发起募捐项目《六旬羌族教师出书梦》,经过短短的48小时,就得到405名网友总计31943.56元的支持,圆满完成了筹款目标。

尤德林说:“这本书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有限,乡土气息太浓,所有内容都是由羌语翻译过来,也许不能恰当地表达内心的感受。我也无法站在学者的高度来考察民族历史的变迁。但我只想记录,想完成承载了我父辈们的一份心愿,同时也完成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牛尾寨羌人的使命。”

茂县是全国羌文化核心区,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沉淀如山,散落在各山寨之间。对羌文化的发掘整理,尽管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,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,但所收集的资料较散,更多的则散落在民间。正是有了像尤德林这样对本民族文化传承的觉醒之人,以及他们内心的坚守和肩负的使命感,让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守护,为后代保留最真的民族记忆。

2015年6月,尤德林的《牛尾羌》新书发布仪式在寨子里的神树林举行。雨后的神树林碧空如洗,草叶葱郁,夕阳余晖映照中,身穿羌服的村民们手捧尤德林的《牛尾羌》,或三两成群,或一人静处,或悠然落座于石台,或斜倚古树……远处有人唱起多声部羌族歌,人们内心深处忽然格外暖亮。

陈哲:讲述地球的故事

陈哲,一个普通的名字。然而,陈哲却不是一个普通人。如果你听过《血染的风采》、《让世界充满爱》、《黄土高坡》、《走西口》、《地球的故事》以及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,你会马上恍然大悟,就是那个陈哲啊。尤其是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讲述一位女孩拯救丹顶鹤的真实故事,在1988年6月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的《地球的孩子》大型环保主题晚会上,让朱哲琴一夜成名。

可是,他的作品仿佛在一夜之间断片了,十几年过去,主流舞台上不见他的作品。陈哲去哪儿了?去了山区,去了少数民族聚居地,为“土风计划”沉淀去了,在那里记录少数民族的歌舞,挑起文化传承保护的重担了。

再见陈哲,他变得瘦且黑,但眼神依旧锐利。平日少言寡语的他,说起话来语速极快,像机关枪一样噼里啪啦的。所以,他常“告诫”记者:“你最好用录音笔,靠笔,只能记住你以为的中心词,回去骨肉对不上”,言语间充满了自信。

这种自信是有根据的。如果不是常年穿梭于城市与山村村寨之间,如果不是数十年跨行业的经历,积累出独特的反应力、高效的贯彻力和充分的自信心,陈哲要做的事情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而今,已经过去20年光阴,“土风计划”工程二阶段快要收尾,陈哲渐渐浮现在公众视野中,准备发布、分享他的成果。

“兄弟姐妹唱起来,在最好的日子里,让我们开始回忆/寻找吧,从我们这棵树的树根一直唱到树尖尖/我们家以前的祖先说了,普米人祖辈留下的生活习惯和规矩不能丢掉,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”这是兰坪白族、普米族的原生态歌谣《普米古歌哩哩》,这首歌需要普米语用抖喉的嗓音,再配上普米族特有的竹片造就的口弦来唱,干净、清澈、悠长,充满了原始大地的力量感。

尽管你听不懂他们在歌咏什么,并不会妨碍你被她们独有的民族气息撼动。普米族,这支生活在云南省兰坪县的羌族后裔,没有本民族文字,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都靠民歌、舞蹈、手艺和祭祀仪式等来传递。歌舞就是他们的历史。

然而,他们的历史差点湮没在现代文明的浪潮中,普米年轻人接受了卡拉OK、迪厅,却渐渐淡忘了本民族的歌舞。父辈们还会的乐器口弦,但80%以上的普米族年轻人对它们已一无所知。假如不是陈哲出现,这些美好的民族文化可能真的就失去了传承。

“土风计划”开始于1994年,源于陈哲唱片品牌(CZ-MUSIC)的西行采风计划,本来是要去偏远地方寻求民族最古老的东西,为准备推出的东方音乐系列“积累素材、汲取营养”。没想到进入大山以后,陈哲逐渐改变了原计划的重心,甚至调整了他的方向。他说:“中国文化资源地的现实,告诉了我太多。”

太多什么呢?陈哲没多说,但从他80年代行走陕“黄土”给我的震撼太大,我们的歌覆盖不了它”的感触,到这十数年间诸多报道一讲到“活活传承”必提到陈哲,至少说明一件事:那个辉煌时代曾为历届央视青歌赛的评委、文化部对口领域专家召集人以及部分省份文化顾问的陈哲,早已超越了过去自己,从低端的客体采集者,转化为发现——探索——培育——结实的文化资源工作者,成为一个公众社会既熟悉又不熟悉的人。

人物简介

陈哲,音乐人。发起“土风计划”保护少数民族文化。



倪凯志:搭建公益客栈

“公益旅行”是公益活动者和旅游两个词的结合,也叫“义工旅行”,主张旅行者在旅游中承担一些社会责任,如参与保护野生动植物,或者帮助目的地改善卫生、教育、文化状况。它源于欧美国家,在中国沿海地区获得越来越多年居民的关注。简单来说,就是组织城市居民(尤其是青年人)走进乡村,在旅行的过程中参与环保、扶贫、儿童关爱等公益活动;而当地村民则提供特色住宿和绿色餐饮。这种互动模式,关键在于搭建一个城乡互动的平台。

倪凯志正是一名公益旅行平台的从业者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,倪凯志去灾区做志愿者。一次机缘巧合,他认识了来灾区调研的上海恩派(NPI)的主任吕朝,从此加入公益组织。

倪凯志的想法是这样的——彻底从都市走向乡村,为乡村的老百姓做点事。他还记得,在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的多民族聚集地看到的情景。那里,彝、苗、侗、藏等少数民族散落,保留着

完美的原生态自然环境,没有工业侵袭,山清水秀、民心淳朴。但贫穷一直困扰着当地老百姓,也深深地困扰着倪凯志,成为他做“公益旅行”的动机。

在一次寻“羌”之旅中,倪凯志来到四川省西北部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茂县,这里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。在这里,向导尤德林热情地接待了他,并带他游览了新寨和老寨。

走在牛尾寨里,倪凯志被茂密的森林和博大的羌文化所震撼。他想,要是能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,了解这里,宝贵的民族文化就更可能被重视和留存下来。他更坚定了“公益旅行”的思路。

此后,他创建了“公益客栈”,在四川的绵竹、汶川、茂县等地,与当地政府和农户沟通,介绍公益旅游的概念并获得了支持。农户以互助小组或合作社为单位,分别将家里的闲置房间按照客栈的标准进行打造;一个拥有10~15户村民的社区,即为一个“益

真正的音乐是唱给大地的,只有和自然、山林共同生长的人,才具有浑然天成的歌声和音乐:古老山寨70岁“鼓王”韵律有致的鼓声,四位壮族老太太即兴演唱的“马山三声部”的合音,都带给陈哲无法言说的美感和震撼。

随后他发现,这样的好声音没人继承,普米族的老人离世后,年轻人都不唱了。这不就是文化断层吗?陈哲反思自己,开始把“为自己”的采风计划,转向“为他们”做点事。

音乐成就了陈哲,也改变了陈哲。此后,这位家喻户晓的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作词人,把近20年的岁月抛进西南群山。他探访怒江,深入大理、红河、普洱和文山,足迹遍布广西、贵州、四川等西南各地少数民族,甚至特少数民族的边陲地区。陈哲说:“我这20年只干了一件事,进山。”

陈哲接受采访时,总不忘强调“土风计划”坚持的四有原则:“有人教、有人学、有自组织系统(村民自己组织做事)、有阵地和成果。就是村民组织起来做自己的事,有相应的村寨文化空间、传统领域和环境,恢复或说修复一种民族文化土壤,包括乡土基因与节日。”在陈哲看来,与其修建博物馆,收集固化的文化碎片,不如播撒出活化的种子,让年轻一代承担起民族传承的责任和担当。

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云南,那里有“土风计划”施行的50个坚持“四有原则”的村寨文化传承示范村。现在,提到土风计划,了解的人都会赞叹道:他的项目做得很大,整个云南省都搭下了框架。

20年的时间,经过土风计划前期摸索和设计,云南省政府将示范村升级为全省文化传承工程,并立项为每个村寨拨款30万元作为经费。政府搭台、专家指导,乡村遵照原则自我实施被陈哲称为文化传承的新型框架,“如果老人愿意教,学生愿意学,政府支持,这样的模式最好。”

陈哲说,“生态文化不能离开生态去谈,它不能单从文化去谈,而要先从生态和环境谈起,最形象的比喻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如所有的人物、事件、自然现象都是古歌的题材,他们对树可以从‘树根根’唱到‘树尖尖’,根本听不完。可是树没了,古歌还能有什么?”

陈哲走过的西南山地中,广泛存在着祭山神、种植养护薪炭林、保护水源地、对动物的有节制猎取,甚至主动控制人口增长等可持续发展原生态文化。无论是文化保护还是生态保护,这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图景都是最终追求的理想。

如果没有遇见陈哲,85年生人的杨德秀不知会去哪里,是到城里随大流打工,还是务农在家。眼下,她是陈哲的得力助手。音乐改变了陈哲,也改变了她。杨德秀是汉名,她的普米族名字叫“茸咪”,在普米语中是“乖女孩”的意思。她是最早被陈哲挑选为“种子”的年轻人,之后加入了“土风计划”的学习小组。

茸咪说,即便在学校里,都没有学过那么多东西。在这个小组里,她不仅学会了口弦、四弦等传统乐器,之前,她甚至根本没有见过口弦,可见普米传统文化面临着多大的传承危机。同时,她对普米族的历史以及习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她说,很多东西,在她们那个80多户、400多人的村子里,只有老人才知道。

陈哲还“忽悠”过赵湛鸣,这个前央视财经频道的记者。赵湛鸣在采访“土风计划”时认识了陈哲。不巧因在乡下,大雪封山,车走不了,两个人就在村子里住了下来。生了火,温上酒,盘着腿,赵湛鸣听陈哲讲他的理想。天气真冷,云南山村的屋子是木头搭建的,抬头能看见天上的星星。外面大雪呼呼地刮着,赵湛鸣的血液却一点点暖起来,沸腾起来。原来还有人如此认真思考民族的事情。一来二去,赵湛鸣决定把陈哲的事情,拍成一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纪录片。后来索性辞去央视的工作,跟着陈哲“扎”进了乡村。

赵湛鸣说,陈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艺术家,是一个文化人,是有理想、有胸怀、有责任感的人。他有一种驾驭大事件的能量。但是他又需要别人理解他、懂他,如果不懂他,会很难相处。赵湛鸣还说,在“潜伏”的这20年里,陈哲从没有中断写歌,他听过一些,“相当震撼”。

他相信,陈哲会很快把这些歌带给大家,沉淀了20年的能量和爱,当播撒出去时,会是怎样的震撼呢?

人物简介

倪凯志,公益旅行从业者。



栈”。而熟悉当地文化的人,便可以成为“益导”,比如尤德林。

现在,倪凯志的项目地有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、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、四川雅安龙门古城、北川吉娜羌寨等,都集中在西南地区有特色、值得保护的村落和少数民族村寨。他把这些都归结于少数民族文化之旅,希望借此让更多人了解大山里的故事。